

《詩集》

沈默＋沈眠

〈電梯男〉

沈眠／著

我決定投向你
那面牆與牆
之間的縫隙

樸實而且窄的
而且沒有人通過

——零雨〈縫隙〉

故事應該從妻離開的時候說起。那時，就是那時，一切還極其甜蜜美好。你沒想過會有斷裂的時刻。你以為一切會是剛上好油的齒輪，那樣順密地運轉下去。那個女人——你們親密的以公與妻互稱——都會在你身邊。總是會在。並且微笑。你覺得那就是幸福的極致。你時常在心底大喊夫復何求。下一句該是你何德何能。之類的。你很開心。毫無疑慮的開心。日照。無任何烏雲的日照。滿滿的就在你的眼你的耳。你時常思慕妻。無論她在身邊還是在遠方。即使是你閉上眼，妻的身影仍舊無比深刻而現實質地的，在你的眼瞼下湧現。深刻如一森綠的海面。不過崩壞，關於崩壞啊，當它發生時，你訝異於其突兀與速度。但其實你何嘗不清楚那是緩慢的。崩壞總是緩慢、緩慢的發生。一如猛虎的衰老，也是一點一滴的變化著。

不知不覺的，等你意識到的時候，妻已經離開你。

你甚至捉摸不透這是怎麼回事。你一再責怪自己。你想，一定是哪裡你做得不好虧待了她。你的幸福不就是她帶來的嗎？你說幸福就是一個愛你的人在你身邊對你微笑。她就是那樣一個對你微笑的女子。而你失去了她。你怎麼能失去她？你怎麼會讓事情發展到這般田地？你其實不夠重視吧？你其實不真的愛她如骨頭內的摩擦吧？你其實沒有穿透事物的表面，潛進與她的共同日子吧？難道不是如此？

你應該試著去挽回。但你沒有。你的驕傲阻止任何看似死纏爛打的行為。所謂灑脫的，你轉身背對妻。而疼痛從此深入你的內裡，侵吞、腐蝕和摧毀你。等到你意識到這個的時候，你已經住進電梯。更正確的來說，是電梯的縫隙。

你在電梯裡打開縫隙，住進去。

事情是這樣子的。那一天，在妻離開你的第一百零八天。就是這個數字沒錯。你記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你在外面跑了一天，太陽曬得你頭開花。那是九月。異常炎熱的九月。你幾乎以為會脫水至死。好不容易回到大樓，你摠下按鈕，急於返回宿所，痛痛快快喝一大罐可樂跟沖個冷水澡。但電梯一直不下來。你狂按。手指在三角形的按鍵上拼命地戳。原本就有點老舊的電梯，卻遲遲沒有反應，簡直在跟你作對似的。

你的焦躁進入極端模式。熱氣反覆地攻擊。再不下來，你會直接引爆炸藥，或者核彈，你手頭上有什麼，你就點燃什麼。這時。叮。你聽見了。果然是驚怕惡人啊，連機械都是。叩隆，叩隆…電梯門像是女人緊閉的大腿根部，慢慢，而極煽動感的開。你的手還頂在按鈕上。一股你說不上是什麼的氣味，猶若野獸般撲撞你的鼻子。簡直像是實物般的逼向你。

你差點就要鬆開手。但旋即闖進眼中的景象，僵止你的一切感官與動作。

該是鏡子還有你的影子的地方，突然跑出茂密的樹藤。綠色植物。暗綠色的。在幽幽暗暗之中，你看到幾隻鳥跟一頭山貓。後者烏黑、深邃的眼神直直盯著你瞧。你眨眼。再眨。眼睛繼續欺騙你嗎？你還是看到同樣景象。這是新的、野性的公共造景？不，不是。空間感不對。十人乘坐的電梯突然變深。有一般常見三房一廳的公寓那樣大。也像是溫室。植物勢力盛大、潮濕而熱。你一定是精神崩潰。果然崩潰了嗎？到頭來。

你的手指離開按鍵。

電梯門猶若要斷氣般的低鳴一聲，緩緩闔上。就在關上那一刻，你發現密密麻麻的樹藤的某一角，有張椅子，上頭還有個人。錯。更正確的說法是具骸骨。沒有肉，灰灰綠綠的屍骨。

門剩下一線時，你下意識又摠停按鈕，左手撐在門縫間。

後來的後來，你總是在想這件事。為什麼你要採取這些動作？為什麼你想都沒想，當門打開後，你就走了進去？為什麼你幾乎沒有抗拒地就置身於那個空間？為什麼你在裡面的時候壓根兒都沒想到應該讓門開著？

電梯門在你身後關上。

不知不覺的，等你意識到的時候，你已經住進電梯。

那一天開始，你成為失蹤人口。你知道這件事。因為你的鄰居們在討論。說是監視器拍攝到你走入電梯以後，樓層指示器沒有動靜的維持在一樓，然後你就消失了。那是世人最後一次看見你。甚至警察也來了。畢竟是非常離奇的事。大樓變得很熱鬧。還有媒體，擁有人的形狀、蒼蠅般的生物群集，記者和聚光燈。有人大膽推論你是從電梯井離開，扳開頭頂的蓋子，沿著電梯纜線。但奇妙的是電梯內的攝錄裝備，什麼都沒拍到。明明你進去的時刻是 16:04:19。但電梯內預錄的影帶，卻毫無你的蹤影，不管是四分十幾秒還是二十幾秒，都沒看到你。有人說被駭客入侵，有人說是單純的監視器故障，當然也有人信誓旦旦的說，那是被魔神仔捉去了。你在幾天後的報紙，讀到這些報導。

事情沸沸揚揚時，妻始終沒有出現。

你在電梯裡面，目睹、聽聞這一切事。安靜、無聲的。你任由事態發展。一點也沒有想出面的意思。你並不想離開電梯。你在那個空間底，誰也無法干預到你，無人可察覺到你。

不過，你踏進去的那個空間跟你所見的並不一樣。你所到達的，是空蕩蕩，什麼都沒有。沒有樹藤，沒有椅子，也沒有死人骨頭。好吧。你進入的是另一個縫隙。電梯與電梯的空間縫隙。

你其實等同於被困在縫隙內。但你完全不在意。一開始你只是在黑暗中等待。看著身形曖昧、模糊的人們，猶如立體投影般的，在電梯裡來來去去。他們看不見你。你彷彿躲在簾幕後的神秘人物，可以看，也可以聽。只是聽的方面往往有回音，看則是跟視訊一樣，會延遲，也會斷線。但你在裡面很好。很快，你有了這種結論。

並且你逐漸探曉縫隙中的生存法則。第一次是因為你餓了，多少小時或幾天，你不知道。只是飢餓有若要撕裂你般的在體內蠢動。剛好七樓太太去大採購。你有些虛弱的湊上前去。看見盒裝壽司。你把手伸出去。而你的手上果然就有食物。方便得不得了。你狼吞虎嚥。順道又從擱在她腳邊的購物拉廂掏出一罐飲料，呼嚕嚕的猛栽，可惜沒有冰塊。當然動作是小心翼翼。你不想被發現是小偷。好在七樓太太在跟另一個樓層的夫妻在說話，絲毫沒有發覺。但之後，又開始盛傳神秘失物的事。

再來，又是一段時間過去，應該有好些天，你沒進食，飢腸轆轆，就要忍受不住，你按下開門鈕。該是離開的時間。你應當從神隱狀態返回人間。那時你還心存僥倖，認為自己隨時可以終結消失。直到電梯門開。你發現外頭的景物，不大對勁。樓層指著三樓，但卻是某個室內場景。你走向門邊探覷。確實，外面是某個住家的室內。你往前踏，景物也往前推動。但你跟電梯門始終維持在一髮細的距離。門跟景物也維持在固定比例。然後一個徹悟發生在你腦海：從今往後，你只能在電梯裡生活。

你試著把握縫隙的規則。但縫隙有規則嗎？有的。你經過長久的試驗，就能夠瞭解的。若是你主動按下開門鈕，電梯會將你帶到某一層樓的住家內——那極可能是空間的縐褶所產生的效應——你可以將屋裡的東西搬進電梯。你的手是唯一可以越過縫隙的部分。只到手腕。其他都絕對封鎖在縫隙裡。你還能穿牆而過。門外彷彿電玩遊戲常見的第一人稱視野。你多踩個幾步，視野也會跟著往前移動。換言之是電梯跟著你動。電梯是你的殼。無論你要拿什麼都不是問題。你只要逼近那個事物，探手就成了。簡單。這一切當然都在無法探究、隱密而不可解的層次進行。從來沒有人發覺。頂多就是一些很小的小孩子，大概五歲以下的，才能隱隱約約看到你。他們說：有黑影走過去，還有手。大人們的反應是：嬰仔人有耳無嘴。

你的生計沒問題。食物、衣服跟家具，只要是一棟大樓有的東西，管它泡麵、飲料還是熱騰騰的牛排，你都垂手可得。你還能運水進來，好好地把你所在的縫

隙清理乾淨。但開門鈕指向的樓層，不是你能左右。你無法上下移動。你唯一能操控的按鈕是開門。故而電梯停在哪一樓，你就只能到那一樓去。而只要有人利用電梯，縫隙馬上就會關閉，你又只能在電梯內活動，所以你通常得分外快速地辦好你要辦的事。當然夜深以後，你就用不著急迫，你就能隨興所致地在別人的家中漫遊。

另外，你只能從縫隙把東西拿進來。你不能把東西丟出去。更精確的說法是，你可以把垃圾丟出電梯門。但它們並不會出現在門外或大樓住戶的房間。你偶爾會看到一點粉末在飛舞。不曉得那些都消失到哪一個縫隙去了。

你曾經在一部漫畫看過這種能力。裡面的人物擁有「替身」。替身是具備形狀的能量體，人物予以操縱，便能做出怪奇、匪夷所思的行動。譬如有人可以讓時間暫停七秒；或是拼湊壞掉的東西，不管是活的還是物體。其中有一個，就是可以拉開拉鍊，進出空間。你覺得那個跟你擁有的類似。但你的不是打開箱隙的能力。不是拉開。而且只限於這棟大樓。只有你的手可以鑽過縫隙，把東西取走。那個漫畫人物裝好拉鍊，再拉開，就能到任何地方去。但你顯然不行。你只能在電梯與大樓裡移動。

久而久之，你也習慣。你愈來愈不想離開這個縫隙。所以你開始費心要讓它舒適一點。像你覺得應該綠化環境，你便連盆栽都偷來。你也把家中最喜歡的那張古色古香的椅子搬來。你沒事便蹓去你那一樓層看看。只要電梯是停在十三樓。可惜的是縫隙內沒法接電，你只能偶爾透過電梯門窺著別人正在看的節目，或者趁沒人在家時打開。至於聆聽音樂，本來你有台可置入電池的提攜式隨身音響，但一直偷取電池是挺麻煩的事，何況現在電子設備當道，幾乎沒人會買一號電池。於是，你的生活乃變得徹底靜默。

你所居住的大樓總共二十四層，每一層大約有二到三戶，你計算過，總共有五十九戶。有的是祖孫三代，有的是小夫妻，也有單身男女。你是偷窺者，你任意闖入別人的生活，偷取、搶奪別人的事物，且把覺得有趣的記錄下來。包括性交的姿勢、吵架時的慣用語以及各種極端私密的模樣。你長久地干擾、介入。而無人知曉。但你還是遵守著一定規矩，只要電梯沒有住戶使用，你沒被阻斷行動、趕回縫隙，你都會收拾進入的寓所，該關的關好，該放的也放好。盡可能的，你不想製造他人的恐慌。當然難免有時會引起騷動，不過人真的很擅長自我保護、欺瞞，再大的事，都能夠被消解，一句啊記性很糟糕就能順過去。你也挺佩服。

大樓還有一間警衛室、兩層地下停車場。你沒事也會去看看。所以你看到十七樓的太太在跟十一樓的先生偷情。所以你看到六樓的獨居男每個月都會隨機挑選一輛車戳破輪胎，而且手法細緻謹慎。所以你看到二十二樓的女強人，下班回家停好車後，看看周遭沒人，就拔下她的高跟鞋不停地敲擊牆壁。不僅僅是他們各自的房間，連在公共空間都會有相當隱密、私人的行為跑出來撩亂。當你在警衛室時，你最常做的就是看電梯監視器。警衛去上廁所時，你會快速播放電梯錄影。在你不知覺的時候，妻來過嗎？

你且偷詩集。不過你真正留下來的只有一本。現代人都是不讀詩的嗎？你幾

乎沒看到什麼了不起的詩集。真傷腦筋。這麼多戶，居然只有幾戶有購書的習慣，但他們只買經濟啦政治啦或八卦類的東西，最多就是驚悚小說，連個卡爾維諾都沒有。看了你就心煩。你很樂意把它們拿進縫隙，再往外丟，被縫隙與縫隙磨成細末後，消失無蹤。你收藏在縫隙內的是零雨詩集《關於故鄉的一些計算》。裡面有首詩，就叫〈縫隙〉。你想這個詩人絕對是預言者。她寫到的部分都讓你叫好。不過她還不夠高竿。所謂縫隙哪，你微笑，那是在電梯裡，不在牆與牆。你想告訴零雨。所以你寫下你的遭遇。

而閱讀量極大的你，遇到真正的好書，總是捨不得破壞。那些通常都在你的房間。所以你得費事把手伸出縫隙翻讀書籍。你不敢把那些書都搬進去。縫隙的濕氣很重。要不是《關於故鄉的一些計算》是被十七樓的中年男子扔在垃圾桶，你也捨不得帶進來。在這裡與你相伴的野貓跟鳥，也都是被人棄養的。人類真的是什麼都能遺棄。你這兒只進不出。零雨的詩集才到這兒沒多久，就已經有幾頁泛黃。先前主要為了被綠意圍繞而帶進的植物們，則恣意地到處攀爬。你把整個大樓的除濕包都偷來，還是不能有效扭轉縫隙的潮濕。你的皮膚也有點黴菌，骨頭隱隱的酸麻，再過沒多久，你的頭頂應該會冒出一片蘑菇。不太妙的樣子。

縫隙裡一直有燈光，還好只在前半部。你要睡覺時，就退到後半部。那裡，純粹的黑暗。想閱讀或書寫就摸到門的前半。你可真弄不明白。這裡沒法接電，卻又能夠整日通明是怎樣？日子一久，你亦習慣了。即使白晝與黑夜與你同在一個空間內。到底有多久你沒有把握。你大可去翻翻別人家的日曆。但你不願意。你很刻意的忽視這一點。不過你想計算單位應該已經到年了。

你想房子的問題總該解決。而你已經不在，是失蹤人口。無親無故的你，只有妻可以處理。何況那是你們兩個一起供的房。你不免想賭上一把。縫隙的生活，你積極地保持在日常調性，你定時吃飯、運動、閱讀，甚至書寫。你原來就是個文字工作者。你擔任某平面藝術報的特約撰稿員。一個禮拜交出一篇兩千字的訪談稿。看來不難。但真正麻煩的是在訪談人物前的準備，該找的對象，還有該對象的藝術成品，這些都極極耗損你的時間和體力。但長久下來，除了繳的正式稿以外，你幾乎每天都寫出幾千字。那是練習。對你來說，書寫是門技藝，必須不斷、不斷訓練、演練的技藝。像是耕田也像是木匠的雕工。這個習慣你也帶進電梯。

後來。你確實看見妻到來。她搭乘電梯。透過縫隙，你隨時都可以觸摸她。你有好多回經驗，包括討債的黑社會、對女人動粗的混蛋。還有一個捉住九樓甫出生嬰兒的劫持犯，你直接握住他的槍，指著他的頭，開出一朵華麗、邪惡的大紅花。不可否認的，你的心長久地在縫隙裡存活，已經變得陰暗，變得遠離常態。你愈來愈享受動手的感覺。雖然僅止於壞傢伙。但好跟壞的標準，隨時都能夠被模糊。你沒有資格扮演這棟大樓的神。但你的所作所為彷彿有此權力。你感覺得到自己正在變化，變得猶如濕黏、蠕動的怪物。

而妻就在那個時刻到來。

你多麼想撫摸妻。那曾經是你最美麗的時光。不。一直是你最美麗的時光。

你應該摸摸她的。讓妻知道你在。但近鄉情怯。妻是你巨大的鄉愁。那個白晰、柔嫩的身體。你繞著妻的身影轉圈。你多麼想對她懺悔。即使你根本不曉得哪兒出了差錯。叮。樓層到了十三。面容疲倦的妻往外走。你要攔住她。你往前撲，手迅疾地扯向妻的肩膀。

但。但。縫隙不見了。你的手撞到一種軟綿綿但深刻的阻力。你咆嘯，你忿怒撞擊，你使盡所有力氣，咒罵以及衝撞。但縫隙完全密合。你還是能推動電梯門口的那片視野。你看得見妻在你們的房子裡靜靜移動。像個幽靈。

你的心異常地揪痛。你瞥見妻的眼角，濕潤的淚水慢慢、慢慢的滑落。而你在縫隙之內什麼都作不了。甚且無法讓妻感覺到你的存在。你是虛無和憂傷的影子。你們無以接近的事實，讓你明白：你沒有錯。你擁有你自己的火焰。即使離開了那片海洋。是她自己決定放棄你。那意味她也放棄即將成為你的你。她走向另一條路徑。你是值得的。而她卻是失落了這份值得。不就是如此嗎。但，妻也是沒錯的。你們命定的交會，而深刻地錯過。

於是，你將這些寫下。一本厚厚，由各種紙張、顏色的筆拼湊寫下的，縫隙之書。你說，最後，你說，你知道自己逃不出電梯。縫隙已將你吞沒。在最後幾天活活餓死的你，究竟想些什麼呢？

你後面那歪斜、扭曲得無可辨識的筆跡，讓我沒法讀懂。

那一天，我狂按向上鍵。一直猛戳、活戳。怎麼不下來？這該死的老舊電梯。我在外頭被折磨了一整天，回來還要被你搞！電梯打開的時候，我便看見一具白骨，看見你斜斜地倚在一張老舊破損的椅子旁。我以為自己眼花——

不知不覺的，等我意識到的時候，我已經住進電梯。